

李劫人

作品
翻译

达哈士孔的

狒狒

Tartarin de
Tarascon

游猎是达哈士孔人的情欲，狒狒也不例外



四川文艺出版社

Alphonse Daudet

一法一阿尔丰斯·都德

著 李劫人

译

达哈士孔的狒狒

Tartarin
de
Tarascon

〔法〕阿尔丰斯·都德 著 李劫人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哈士孔的狒狒 / (法) 阿尔丰斯·都德著 ; 李劫人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5411-4913-9

I. ①达… II. ①阿…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23624号

DAHASHIKONG DE FEIFEI

达哈士孔的狒狒

[法]阿尔丰斯·都德 著

李劫人 译

责任编辑 谢雯婷 彭 炜
封面设计 闰江文化
内文设计 史小燕
责任校对 蓝 海
责任印制 周 奇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0mm × 185mm 1/32
印 张 4.5 字 数 90千
版 次 2018年10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913-9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028-86259301

达哈士孔的狒狒

可是一个说谎的人吗？

读李劫人译法国小说

◎Sebastian Veg (魏简) ①

在我长大的法国，李劫人很早就被看做中国五四时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大约因为他在法国留过学，他的《死水微澜》的法文译本1981年由法国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当时，除了被“革命化”的鲁迅之外，五四文学的法文译本并不多，李劫人之外基本上只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郭沫若自传和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这些作品就成了第一批法国读者有机会欣赏的中国现代小说。遗憾的是，那一本由温晋仪(Wan Chunyee)翻译的《死水微澜》之后，就没有更多李劫人作品的法文版问世。无论如何，读书时，我很快就碰到了那本《死水微澜》，在我的印象中，它理所当然地属于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品。所以，不少年后开始研究四川的新文化运动时，在成都认识了几位专门从

① 作者为汉学家，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劫人全集》特约编委。

事李劫人研究和编辑工作的学者，李劫人对我来说已经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此，我很荣幸答应了负责校对李劫人全集的法文词句工作。从2010年末到2011年的夏天，我陆续校对了十多篇译成中文的法国长篇小说和几篇介绍性或议论性散文的法文词句。

李劫人在法国期间，对法国当时的文学、新闻、艺术和政治的讨论都很感兴趣。他认真地将法国文学概要性的著作翻译或概括成中文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譬如《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1922年）和《鲁渥的画》（1920年）既完整又详细地讨论文化界的新趋向，也显示李劫人为了深刻认识法国文化所作出的努力。在1920年代的法国，文化和政治议论又多又复杂，李劫人很兴奋地投入在里，专门写了几篇评论，无论是跟法国第三共和国密切相连的国立教育制度、“性教育”的必要（也是五四时代的大议题），还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败。他选择翻译的法国文学作品也值得留意：不仅反映对政治或思想内涵的关注，作为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旁听生的李劫人也很关心作品的文学价值。李劫人虽然在法国的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巴黎，他还是很用心地读到了最新的作品，注意到了文学奖项并追踪了新的发展和取向。

李劫人在法国的兴趣很广泛，可以概括为四个主要方向。第一个跟他的勤工俭学身份有关：很自然地左翼政

治，法国的工会传统，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感兴趣，即便他没有翻译过最有代表性的自然主义或无产阶级小说。与左翼政治有关的另一个方向是对殖民主义的批判。第三个方向是关注四川本土的李劫人对一系列与本土关联的话题感兴趣，即本土文学与神话、方言、正在经过工业革命的法国农业和农村的未来。最后也许可算最重要的方向是脱离传统社会的伦理规则，解放妇女，解放社会思想的意图，同样也是五四文学的大话题。

从《李宁在巴黎时》（1924年）一文可以得知，李劫人对国际革命的关注，他文中也引用法国经济学家季特（Charles Gide）从莫斯科发给法国《每日报》关于十月革命六周年的纪念仪式的报道。季特就像当时法国左派知识分子一样对苏联的评价一般都比较高，但季特本人的政治理论虽然也源于左翼，跟共产主义却保持一定的距离：季特属于法国的自由主义左派（也属于少数的新教资产阶级），批评第三共和国政府对宗教限制太严，自己主张“相互扶持”（solidarité）和“协作主义”（coopératisme），尤其是农业合作社（coopératives agricoles）。

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当年无政府主义或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的重要。这种复杂的意识形态与第二点也有相连之处：在《法人最近的归田运动》一文（1924年），李劫人讨论1920年代发展的主张安排工人回到农田，怀疑工业化的乌

托邦社会主义或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人物有神父兼政治家 abbé Lemire）。李劫人对归田运动的兴趣也反映出他与现代化话语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他选择翻译若干都德（Alphonse Daudet）的小说，大概跟他对本土的兴趣同样有关。李劫人住了几年的蒙彼利埃离都德的尼姆并不远，语言也相似，尤其在《达哈士孔的獬狴》（*Tartarin de Tarascon*）中李劫人也找到了一个可以处理白话与文言，国语与方言之间的张力的文学方法。

我个人最感兴趣的翻译是赫勒·马郎（René Maran）的《霸都亚纳》（*Batouala*）。这部小说虽然当时很有名，获得了1921年的龚古尔文学奖，但后来渐渐被遗忘，马朗也被更有名的反殖民主义、主张黑人文化认同（négritude）的作家（像 Césaire 或 Senghor）替代而被人们忘掉。翻了几页李劫人的译本之后，我就去找了法文原文，读了这本从来没有读过的最早反殖民主义小说之一。马朗原来是马提尼克人，在法国寄宿学校长大，成为法国殖民地部门的行政官员，以殖民执政者阶级身份发现了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今天的中非）的现实而写了《霸都亚纳》。尤其在自序里，马朗深刻又尖锐地解剖了殖民主义的盲目暴力与对原住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与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的破坏。李劫人1930年代初在成都翻译的克老特·发赫儿（Claude Farrère）1905年同样获得龚古尔奖的《文明人》（*Les Civilisés*）却是一

个对殖民主义颇有暧昧立场的小说。以法国殖民化的越南西贡为背景，它对一群年轻法国海军的可疑行为没有明显的判断，也大量地重复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李劫人对这种风格的兴趣或欣赏之缘由也可以跟他选择翻译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萨朗波》（*Salammbô*）联系。但有趣的是李劫人在译者序中将《文明人》理解为对殖民主义的讽刺，表示对小说的叙事角度的肯定：“本书以西贡为背景，而讽刺所谓文明人者不过如是；议论或不免有过火处，然而文人‘艺增’固是小疵。吾人亦大可借以稍减信念，不必视在殖民地地上之欧人个个伟大，即其居留国内之公民，几何不以此等人为‘社会之酵母’哉！”发赫儿的背景和个人历史也很复杂，他于1930年代站在左派知识分子的一边呼吁辩护犹太人，他同时给法国极右报纸写过评论而支持日本的军国政治，甚至赞同“满洲国”的成立。

最后，李劫人翻译了不少反对传统伦理，呼吁解放妇女、解放个人的小说。他的名为《马丹波娃利》的翻译对1925年的中国读者一定作了很大的贡献，同时从李劫人自己的小说《死水微澜》对同样题材的处理也可以看到他并没有简单地将福楼拜的小说视为一本易卜生式的攻击传统的工具。他翻译19世纪末的卜勒浮斯特（Marcel Prévost）的小说《妇人书简》（*Lettres de femmes*）也可以显示出他对私人写作的兴趣。同样有趣的，当时引起很大议论但现在几

乎完全被遗忘的一部小说是马格利特 (Victor Margueritte) 的《单身姑娘》(La Garçonne), 原文书名更接近于“假小子”。它涉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欧洲性别角色的大变迁, 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一样被起诉上法庭, 李劫人在译者序也强调他“仅仅打算把法国政府在文学史上最蠢笨最无聊的举动, 介绍给我国”。

李劫人在法国的四年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有重大贡献, 但好像也没有很直接影响到他的政治上或哲学上的立场。他读到的法国小说、新闻、理论著作主要给他提供了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和更多的思想的可能性, 但他常常也保持了一个批判距离。一战刚结束的法国也不是启蒙者的理想国, 而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议论活跃又尖锐的正在变迁中的社会——对我而言, 读李劫人当时写的与翻译的作品后最深刻的印象, 也许是他在那种环境里找到的好奇精神与开放的思维方式。

- 目录 -

第一段 在达哈士孔时 /001

第二段 在特尔时 /053

第三段 在狮乡时 /096

第一段

在达哈士孔时

一 木棉园

我拜访达哈士孔的狒狒（尾注一）的第一次，在我生命中留下一个忘记不了的日子；这事虽过了十二年或十五年，但我记起来比昨天的事还清楚。那时这骁勇的狒狒住居在阿尾尼勇大路左手第三家，正当进城的地方。一所达哈士孔式的体面小院，前面带着花园，后面绕着游栏，雪白的墙，碧绿的百叶窗，而且门边还有一堆撒阿瓦小孩子在那里跳经界盘，或是枕着他们的靴墨箱在太阳地里睡觉。（尾注二）

在房子外面看起来并没有什么。

大家绝不会相信是在一位英雄的住宅前面的。但是一进去，啊哟，我的天！……

从地窖到屋顶，全屋都带着英雄气概，尤其是那花园！……

阿，狒狒的花园，在欧洲简直没有像这样的第二个。没有一株本地树子，没有一朵法国花；尽是国外的植物，树胶树啊，瓢箪树啊，棉花树啊，可可树啊，檬果树啊，芭蕉啊，棕榈啊，木棉啊，仙人掌啊，霸王鞭啊，简直是在非洲中部，距达哈士孔万里之光景。不消说，凡那些植物都不是它本来伟大的模样；即如可可树不过比甜萝葡大一点，而木棉（大树，拉丁文也注明是大树 *arbos gigantea*）也自由自在的生长在书带草的盆子内；可也是一样的呀！对于达哈士孔，这业已算得很美丽了，所以礼拜日那般得了特许之荣来瞻仰狒狒的木棉的人们，回去时总是欢赏不置的。

你们请想我走过这所奇异花园的这一天感触的是什么情绪^①！……当人家将我引入这英雄的书斋之际，那情绪又不同了。

这书斋真算得这城里的一个怪地方，位置在花园深处，对着木棉有一道平地开合的玻璃门。

请你们猜度一下这一间从上至下悬挂枪刀的大厅是什么光景，世界各地的武器都有：骑銃啊，线銃啊，喇叭銃啊，果尔士刀啊，喀达诺尼刀啊，手枪刀啊，匕首刀啊，马来甲

① 作者说这句话有两种情绪：一种是惊叹的情绪，一种是说自己得了许可之荣的情绪。——译者注

啊，喀哈以伯箭啊，燧石箭啊，拳刃啊，铁锤啊，火当多棒啊，墨西哥刀啊，我简直弄不清楚！

那上面便是一派骄阳，把剑锋枪身都照得雪亮，好像还要使你们发一身鸡皮皱似的……然而可以稍稍放一点心的，便是这武器库中很整齐很清洁。件件东西都有秩序，都安置得极妥帖，都打扫得极干净，都贴有标记和药房里的东西一样；逐处还有一块老实揭贴，上面写的是：

毒箭，勿用手摸！

或者是：

装有药弹的武器，注意！

若没有这些揭贴，我断断不敢进去的。

书斋中央有一张小圆桌子。桌上，一瓶烈酒，一个土耳其烟草盒，几本《苦克船主游记》，几本苦蒲的小说，规士达夫，爱马尔的小说，一些猎熊，猎鹰，猎象等等的猎记……桌子跟前坐了一个男子，年纪在四十与四十五岁之间，身材短小，肥硕，臃肿，红褐，只穿了一件汗衣和弗兰绒的短裤，一部刚健而短的胡须，两只火炎焕发的眼睛；他一手拿着一本书，一手擎着一只盖满火花的大烟斗，一面读着那奇怪不

可名状的猎兽记，一面把下唇突向前面做出一种可怕的撇嘴样子，这样子便在他那达哈士孔小财主的勇毅脸上把这临御全屋过于狞恶的性情完全表现了出来。

这男子，即是狒狒，即是达哈士孔的狒狒，即是骁勇，伟大，无匹的达哈士孔的狒狒。

二 对于达哈士孔佳城的大概观察；猎遮阳帽的人。

我给各位叙述之际，达哈士孔的狒狒尚不是今日的狒狒，这位伟大的达哈士孔狒狒在法国南方各处今日是和蔼通俗极了的。然而——便是在我叙述的时代——他却是达哈士孔之王哩。

我们且谈他这王位是从何而来的。

第一各位须知道这地方无论什么人，从最老一直到最幼的，都是猎人。游猎是达哈士孔人的情欲，这种游猎的情欲自从神话时代说那怪物在城中水沼内兴风作浪，以及达哈士孔人因而向他合围以来便有了的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各位当然懂得的。

于是，每礼拜日的早晨，达哈士孔居民便携着武器出了城墙，口袋挂在背上，猎枪放在肩头，热热闹闹的带着猎犬，

黄鼠狼^①，喇叭，猎角，好不壮观……最不幸的就是没有禽兽，绝对的没有。

禽兽虽然奇蠢，各位须知道若干年来它们到底也学乖了。

在达哈士孔周围五法里内，兽窟都是空的，鸟巢都是荒废的。并无一只水鸟，并无一头鹌鹑，并无一尾顶小的兔子，并无一头顶小的白腹鸟。

然而禽兽等皆很被引诱的，第一就是达哈士孔一带的美丽小丘，上面满生着香气扑鼻的覆盆花，纳往德花，罗马兰花；第二就是那满包糖质的白葡萄，在沕沦河畔一梯一梯的生着，出奇的好吃……不错，但是达哈士孔城就在后面，因为在羽毛小社会中，达哈士孔是被打着最坏的符号的……便是过路鸟儿也把这城在他们行程日记上大大的记了一个十字，所以当那野鸭子结成三角形向喀马尔格（尾注三）落下时，远远的一望见城里的钟楼，那个领头的便拼命叫起来：

“那是达哈士孔呀！……那是达哈士孔呀！”于是一群野鸭都绕城而过。

一句话说完，论到猎物，这地方只剩了一个狡猾的老兔子，好像因为魔术的力量才逃脱了达哈士孔人的屠杀一般，而它还死死的要生活在这里！这兔子在达哈士孔是很著名的。大家都给了它一个名字。它叫作奔流。大家都知道它的巢穴

^① 黄鼠狼是用来猎兔的。 ——译者注

在麦歇绷巴尔领地内——因为有了它便连带着将此处的地价也加了两倍乃至三倍——但大家还是不能够猎获它。

到现在，不过只有两三个顽固的猎人尚热心的在窥伺它。

别的人都不干了，因此许久以来奔流便成了地方迷信的一种东西，其实达哈士孔人天性上便没有迷信，而且只要他们寻得着燕子时也要弄来卤了吃的^①。

各位定会向我说：“这样么！既然达哈士孔的猎物怎的稀少，那吗达哈士孔的猎人每礼拜日干些什么呢？”

他们干的事吗？

我的天！他们走往离城三法里的旷野中去。他们五个六个的结成小团体，悄悄的溜到或是一个大坑，或是一段老墙，或是一带青果树的阴地内，从他们猎囊中取出一块绝美的卤汁牛肉，一些生葱，一段小香肠，几尾咸鱼，于是就无了期的用起早餐来，并灌着那沔沦河酿的一种美酒，这酒便做弄出许多的狂笑，这酒便做弄出许多的高歌。

餐后，大家都装饱了，便站起来，唤着猎犬，装上弹药，于是大家就动手打猎。即是说其间的各位麦歇都各自取下他的遮阳帽，尽力把它向空中抛去，遂向着这高飞的帽子拿那第五号，第六号或第二号的子弹去射击——依着帽子的

① 迷信的法国人把燕子当作圣品，绝对的不敢轻犯，卤食是法国南方人的特嗜，达哈士孔人更喜欢这种吃法。——译者注